大學衍義 九

共十

宮闈

宮闈內外之分

后天子各立 社

天子后不脩陰陽則日月食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讀與謫同）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脩男教

內外之分

闡內外

宮闈 預政

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
之與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
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
猶然況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
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

之戒 惠帝崩呂后欲立呂氏 王陵以高帝之盟諫止 平勃宜立三 陵讓平勃 平勃自稱功

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爲妻而此其一也及戰國時秦芊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漢高祖呂皇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爲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之

陵先罷

陳平食其爲丞相

追尊父兄

先封惠帝子

台封齊

章入衛

預政

廢殺少帝

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

立恒山王爲帝

趙王不愛后而餓死

梁王爲太傅

趙王娶呂產女愛他姬王后酖殺之

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
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
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
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
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
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
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
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
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

太后燕飲章請軍法行酒

章斬呂一人刘氏益彊

陳平深念諸呂少主

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徃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

天下安危在將相

陳平結太尉

宮闈預戒

太后戒產祿

太后崩

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為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愼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

朱虛侯謀誅諸呂

灌嬰背產諭齊王

祿產憚朱虛侯

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

勅令寄紿祿

宮闈預政

太尉入北軍令寄說祿

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

祿解印授
太尉而去

太尉令軍
中皆願從劉

產入宮欲
亂弗得入

朱虛侯殺
產

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不欺巳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巳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巳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遂擊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巳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

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為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己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産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内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産庸駑易絀

莽為大司馬

莽顓威

补

背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亡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祐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釁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嬰

莽攝皇帝

宮闈類政

芊太后攝政
穰侯權重

年二歲立為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簒事見水屬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芊太

六后專威

竇氏益盛 和帝誅之

殤帝崩 鄧后臨朝 立安帝

宮闈預政

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漢仍其繆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竇鄧閻梁竇何是也莫不定策帷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竇氏益盛遂圖弒害和帝誅之憲在外戚篤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

閻皇后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遷求迎懿立位及薨
孫程復立濟陰王遷太后
梁后復立質帝
殺李固

臣按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爲最賢然貪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爲后所誅故史氏譏之

安帝閻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顯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尊爲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閒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

宮闈預政

冀殺質帝
立桓二帝
竇后立宏
爲靈帝
曹節殺武
遷太后
辯即位何后
臨朝董卓
遷后

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爲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敗由其以中壼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

殺儀

后召方士蠱祝

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是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己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帝乆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咈旨不閱歲屠覆

二聖視朝　高宗遜位　處俊諫止　郝音壑　廢帝　**預政**　元嘉謀迎中宗　不克自殺　懷義作大雲經為受命符

道路目語及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帝将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因之而諸武擅命武承嗣偽作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褓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書

后班示圖革命

俊臣來內縱

將相就鈇

改帝氏為武太后

東之等復中宗徙太后

武成為籥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東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易之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

盛德之君帷薄

豔嬖之興

莽釣名肆虐

武后飾詐行虐

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與裏謁不忓于朝外言不納諸梱關雎之風行形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禰暱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倿碁之狡謀鉗其悟先衰檐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悟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丧王室也韋氏中宗后弑

帝

臣按晉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

宮闈預政

莽以假為真

后才術倍莽

潛移神器化唐為周

黃屋為赤族之地

僭行焉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遂為真矣后故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物以斵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年而宗族屠剪殆無噍類向之黃其屋者乃所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姒不失聖后之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僇族夷不足錄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眞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八

內臣

內臣忠謹之福

獻公使披伐之重耳奔翟

披告呂郤之秘於重耳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文公重耳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之臣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披其名也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女音汝即至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披使伐之重耳奔翟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也披斬重耳之袪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齊桓置射鈎使管仲相

秦伯殺呂郤

披忘於重耳

丁公爲羽私漢

景帝爲太子召綰不往

披事獻惠後事文公

乎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鈎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若反齊桓之所爲不須辱命己將自去行者甚衆豈惟刑臣言一人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閹人故自謂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之難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潛出以避呂郤己丑晦公宮火瑕甥瑕呂甥也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爲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爲忠丁公爲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爲太子而召衞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

內臣忠謹

爲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爲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竟執樞機肆爲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稗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擢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爲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

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名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以畀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鞮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

呂強封侯固辭上疏

漢高非功臣不侯

宦官疾忠妄授茅土

綵女衣食之費

外戚中官無功德起館舍

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飢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逾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深柱

奢侈宴飲民有飢寒

曲受誹謗致邕刑罪

段熲爲陽球所誣

內臣忠謹

帝收天下之珍

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誣一身既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畜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

納強誅赦黨人

趙忠共構

黃門持兵召強
強自殺

呂強直節
同類化為忠良

讒誣交締
就死無懼

行強欲亡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不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舉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為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略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譊譊不

工猶可諫
寺人刺讒
諸輩竊弄
不免大僇

內臣忠謹

順宗淹痼弗朝
忠言叔文
裁定論事
貞亮惡朋黨
立廣陵王

已母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攬撓政然後為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僇者鳳凰鴟鴞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

爲太子
逐叔文黨
委政大臣
憲宗之立貞亮爲功
貞亮之忠有功於唐
霍光以元勳怙權徼寵
貞亮勳勞退而委政廟堂
霍光寵過而誅亮無所假而全

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誥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勳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耶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

內臣忠謹

蘇玄明卜張韶之纂

韶輸染材陰結諸工出兵大呼

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
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
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
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馬吾聞上晝夜獵
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也
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
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
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
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
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
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

存亮捧帝足迎太后
賊斬関入殿仗士拒之不勝
存亮遣二将射韶及玄明
推委權勢
守澄誣申錫謀立漳王欲屠申錫
存亮爭止

迎捧帝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徃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将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将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獨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

大和中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三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它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吅遵美
辟中尉
隱青城

唐史臣曰楚鄭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事見左傳）昭懿之世（昭懿敬宗諡）兩軍寵遇有厚薄而辛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詩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

內臣忠謹之福

預政

內臣預
政之禍

後徵為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況兩軍
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
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
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拔簪紱隱山林以壽
考終非賢而能之乎 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

臣按歐陽脩作五代史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末
謂其事甚偉及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脩言不
謬顧其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略之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豎貂也齊桓多嬖寵內則

孺貂漏奇桓軍事

内臣預政

趙高以峻法得幸於秦

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孺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齊亂事見後國本篇

臣按内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闥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

周礼置閹寺

漢襲秦置中常侍

已見女嬖二篇漢石顯之屬放此

漢宦官傳序　范曄撰

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內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

鄭衆事謀　梁冀受鉞　徒繁蠹政

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
是中官始盛爲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
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
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
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
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
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
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
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
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
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

搖亂區夏
善士罹災

内臣預政

曹騰說梁冀
竟立魏武遷
鼎

竇憲兄弟
專權

鄭衆定議
誅憲

班賞受少

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内臣預政之始也鄭衆之爲人雖

內臣預政

政由臺閣

權移外戚

寵被近習

鄧通寵愛

申屠嘉請誅

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孺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可謂噭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

楊震訟樊豐反譖死　閻太后以北鄉侯爲嗣廢濟陰王　北鄉侯病孫程謀立濟陰王

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宦官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爲所譖罷爲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安帝子已立爲儲副後爲閻顯等譖廢）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求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

內臣預政

顯事無不成者眾然之北鄉侯懿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濟陰王立是爲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爲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使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

退宦官之議

詐爲飛章固棄官歸

宦官參政

張綱上書爵無功之小人

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詔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父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

宦官五人議誅梁冀封侯專權

災異數見

李雲上言

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辠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唐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

下獄雜考

掾杜衆救論 并殺

宋穆疏宦官之寵

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使劒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宋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

[illegible]民被化

穆又諫漢典

常侍侍郎皆用姓族

自和熹以閹人為常侍

宜罷常侍選儒參政

帝怒不應

穆發疽卒

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御。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內臣領政

周朴房植各樹朋徒

宗資以范滂爲功曹成瑨以岑晊爲功曹

臣按桓帝寵宦豎而抑忠良李雲杜衆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漢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

張汎得顯位成瑨誅之
趙津放恣劉瓆殺之
汎妻譖瑨瓆帝怒當棄市
陳蕃上疏

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暱勸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大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等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瑨瓆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大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

内臣預政

屋近習
小爲害

帝不納
瑨璜死獄中

李膺殺張子

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
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
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
聞二臣有全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啖詐陛下深宜
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
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
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瑨璜竟死
獄中瑨璜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内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
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宦官教牢脩誣膺

天子怒捕黨人

蕃卻之

不肯平署

帝下膺於獄

蕃復諫

免臣

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大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

竇武上疏

係王衰天下如恭

內臣預政

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
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聞善政常侍
黄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倿臣執政終
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
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
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
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
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虛為姦臣
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惟陛下留神
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
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
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

帝使王甫訊黨人范滂獄辭

禁錮黨人

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辯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文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瓆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為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

內臣預政之禍

陳竇秉政

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變近之諸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為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為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有黨人乃有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犢亭侯宏至即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

太后信曹節王甫

蕃武謀誅

陳竇殺蘇康等

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

內臣預政

宦官殺陳竇

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其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內臣預政

八顧八廚八俊八及

黨獄復起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
汙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
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
及八廚之目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
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為儉所棄承
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
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
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
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
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

相牽引也

李膺不去　滂母不恨　子死　滂戒子　黨人死者百餘人

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

郭泰聞黨人之死私慟

內臣預政

張角反

皇甫嵩請解黨

呂强請赦黨帝從之

黨人之死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

中平元年帝詔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强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

轉

帝謂常侍為父母

尚但止帝登臺

帝欲斬張角

趙忠等譖呂強自殺

張鈞上書張角興兵民樂附之

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帝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

斬十常侍則大寇自消

常侍免冠詣獄

鈞学黃巾死獄

内臣預政

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爲父母以忠賢爲仇讎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爲國用而不能湔祓任之也惛亂之君無足譏者特以爲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

何進秉政

召四方猛將

鄭泰諫董卓之召

卓就道

張讓斬紹進宦死二千餘人

帝至津公卿無□從

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即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無得從者惟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

盧植不責張讓、投河死

功則寵、寵則驕、驕而[illegible]

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横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横是乃殞身

内臣預政之禍

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疵吝之爲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内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九

内臣領政之禍

唐歷代任宦官之袂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卷第四十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閤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燄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

內宦預政

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立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隕文以憂僨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爇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

後君不若祖宗之制

自明皇崇寵宦者之祆

禍則追而近綏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

高力士四方奏請先省後進

十人結力士至將相

肅宗兄事力士

力士進齊國公為李輔國所誣

預設

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皆厚結力士故能躐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爺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還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

明皇未決長意

定儲位將爭功

禍成恐不禁

秋大雨

祿山反候相不救

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擿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聞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盖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荅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

內臣預政

輔國謀玄礼
沫國忠

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
使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
其後李林甫楊忠國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
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
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
中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勗討安南蠻始（思勗本不錄）遂爲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
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
軍趍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

輔国勸太子即位

輔国私判制敕

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齪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為浮屠詭行人以為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

遷上皇之功
遷兵部尚書
后召太子將
誅輔國者
元振告輔國
殺后

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宴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見前父子篇]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既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己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顓權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更召越王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捕二王因之而殺后於它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為閑廄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欒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

內臣預政

大第於外文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耻矣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

內臣預政

元振立代宗

權震天下

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為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授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為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屬不應

誣殺瑱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晁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内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

存宗廟斬元振

詔元振四私延京師御史劾長流

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竪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攄二帝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眡肅宗之姑息蓋少瘉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

命子儀討慶緒
肅宗以朝恩爲觀軍容
六十萬師潰於相州
夙沙衛殿齊師

坐待誅斥亦何能爲以此觀之夫憸人苟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内侍省事乾元二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于相州

范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夙沙衛齊之閹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最（二人齊大夫）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閹人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之師而使

朝恩殿將

朝恩恃功岸
譖子儀切

吐蕃陷京師
賴子儀再安

宦者爲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蹙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矣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媢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内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爲近臣

朝恩引輕浮 十

内臣傾政

薄太后朴

毀子儀

入地牢

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

令徽章服

元載結黨

朝恩不軌縊殺

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荅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奥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爲戒不

竇文塲霍仙並隸東宮
白志貞收庸涇師亂
帝遜志貞詔竇霍分總

内臣預政

可以為法也

竇文塲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末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入至者惟文塲等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塲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塲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塲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塲等始

承璀討承宗

居易奏以中官制將之無功

平仲乞斬承璀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憲宗時吐突承璀爲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

內臣預政

承璀謀立惲　弘志弑逆　守謙殺承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閽弑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

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

文宗立

内臣預政

劉蕡直言

盡斬之江王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弑君立君於是再見矣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良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

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貟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灋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是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

內臣預政

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討行而身戮蓋痛
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
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
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
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
奏執政抑之

胡寅曰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二
公累朝舊德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
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
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
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
禮則不出中昃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

守澄招權

申錫謀誅宦官

盧著誣告

申錫謀立漳王

會其所繫豈小哉黃所陳但欲復之于門戶掃
除非有草薙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
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弑逆之黨猶有在
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
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
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
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
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
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
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
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

內臣預政

貶申錫

崔琯請出獄

顧愕貽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寃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玄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

李訓鄭注得幸

訓注謀宦官爲任

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

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之不
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横上外雖包容内不能堪翰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

訓注除宦官為太平策

訓殺弘志

內臣領做

奪守澄

訓致位宰相

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青泥驛封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挾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舒元輿李訓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

酖殺守澄

注請護葬守澄

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扣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為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

內臣預政

與數人謀宦官謀

石榴有甘露

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弘志帥諸宦者往視之宦官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見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邠寧

士良告變

內臣預政

縱擊宦官

宦官郗志榮毆訓胸

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為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

士良使泰倫逢人輒殺

訓出皆斬

事決兩中尉

甘露之變忽々不樂

戚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怒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訓弃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黨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齋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

問方前代主

內臣預政

士良欲廢帝

閒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為翰林學士宿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見士良等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

愼由不作詔
士良數帝過失
愼由誌事授子胤
僖宗寵田令孜

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愼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愼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盖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太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秖是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

賞賜樂工
商旅寳貨悉輸内庫
宰相鉗口
黄巢反
侯昌業踈諫賜死

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寳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黄巢亦聚衆為盜攻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歛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游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黄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城都上日夕專與宦官

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左拾遺孟昭圖上
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
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
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
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
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疏遠大臣惟
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
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
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

內臣預政

楊復恭專政

恭子李順節爭權

復恭與假子謀反

順節攻第不克

為韓建兵所獲

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揔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制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能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為華州韓建兵所獲獻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荊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崔胤謀去宦官

王摶恐亂上漸平之策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為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為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其匹者然卒不免獨柳之誅豈不是為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

胤譖摶及罷

全忠上言復召胤

貶宦官及王摶皆賜自盡

胤專政

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顧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貶摶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

上縱酒

內臣頹敗

季述等謀廢

昭宗遷少陽院

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全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

太子嗣位

胤畫反正

內臣預政

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鎮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

德昭斬仲先
昭宗毀扉而出
季述亦并誅
德昭亦皆賜姓名

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胤益厚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

國事委胤

胤盡誅請宦官

內豎預政

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
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
事崔僎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
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
繼鵬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僎不從時
上悉以軍國事委崔僎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
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僎而後行僎
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
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僎不從僎
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
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泣涕求哀於上上乃令
僎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

人納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侃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侃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侃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

李彥弼從火殿

還鎮

全忠擊茂貞

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絶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遣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擄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

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師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

以示全忠曰昴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羣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其爲不法大則扇搖藩鎭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

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

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
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
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
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為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
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質天子如制嬰
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
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
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
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
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
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
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

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亾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

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甚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
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
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
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亦嘗獲福
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
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
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真西山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四十終